

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

四



聊齋志異
鑄雪齋
PDG

嵒湖鑄雪齋

聊齋誌異卷之四

○余德

武昌尹圖南有別第，嘗為秀才稅居。半年來亦未嘗過問。一日遇諸其門，年最少而容儀表馬翩，甚都。超與語，却又蘊藉可愛，昇之歸，語妻。遣婢托遺問，以窺其室。有麗妹，美艷逾于仙人。一切花茗服玩，俱非耳目所經。尹不測其何人，詣門投謁。適值他出，翼日却來拜答，展其刺呼。始知余姓德名，語次細審官閥，言殊隱約。固詰之，則曰：欲相還往，僕不敢自絕。應知非寇竊通逃者，何須必知來歷。尹謝之，命酒款晏，言笑甚歡。向



暮有崑崙捉馬挑燈迎導以去。明日折簡報主人。尹至其家。見
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。金狻猊。蕤異香。一碧玉瓶。揀鳳尾
孔雀羽各二。各長二尺餘。一水晶瓶。浸粉花一爵。不知何名。亦高
二尺許。垂枝覆几外。葉疎花密。含苞未吐。花狀似濕蝶。斂翼。蒂
即如鬚。筵間不過八簋。豐美異常。即命童子擊鼓催花。為令。
鼓聲既動。則瓶中花顫。欲折。俄而蝶翅漸張。既而鼓歇。淵然
一聲。蒂鬚頓落。即為一蝶。飛落尹衣。余笑起。飛一巨觥。酒方引
滿。蝶亦揭去。頃之鼓又作。兩蝶飛集余冠。余笑云。作法自弊矣。
亦引二觥。三鼓既終。花亂墮。翩而下。惹袖沾衿。鼓童笑來指
數。尹得九籌。余得四籌。尹已薄醉。不能盡籌。強引三籌。離席

嵒湖鑄雪齋

亡去。由是益奇之。然其為人寡交與。每闔門居。不與國人通。弔
慶。戶逢人輒宣。聞其異者爭交驩。余門外冠蓋相望。余頗不耐。
忽辭主人去。後戶入其家。空庭洒掃無纖塵。燭泪堆擲青嵒
下。窻間零帛斷綿。指印宛然。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。可受石許。
戶携歸貯水。養朱魚。經年水清如初。貯后為傭保移石。悞碎之。
水蓄並不傾瀉。視之缸宛在。捫之虛。手入其中。水隨手泄出。
其手則復合。冬月不冰。一夜忽結為晶。魚遊如故。戶畏入。常
置密室。非子婿不以示也。以之漸播。索玩者紛錯于門。臘月忽
解為水。蔭濕滿地。魚亦渺然。其舊缸殘石猶存。忽有道士踵門
求之。戶出以示。道士曰。此龍宮蓄水器也。戶述其破而不洩之異。

道士曰。此缸之魂也。殷然乞得少許。問其何用。曰。以屑合藥。可得永壽。予一片。懽謝而去。

楊千總

畢民部公即家起脩兵洮岷時。有千總楊花麟來迎。冠蓋在途。偶見一人遺便路側。楊開弓欲射之。公急呵止曰。此奴無禮。合小怖之。乃遙呼曰。遺局者。奉贈一般會稽藤簪。綰髻子。即飛矢去。正中其髻。其人急奔。便溲污地。

瓜異

康熙二十六年六月。邑西村民園中。黃瓜上復生蔓。結西瓜一枚。大如碗。

嵒湖鑄雪齋

○○○青梅

白下程生，性磊落，不為畛畦。一日自外歸，緩其束帶，覺帶沉，若有物墮，視之無所見。宛轉間，有女子從衣後出，掠髮微笑，麗甚。程疑其鬼，女曰：妾非鬼狐也。程曰：倘得佳人，鬼且不惧。而況于狐？遂與狎。二年生一女，小字青梅。每謂程勿娶，我且為君生子。程遂不娶。親友共誚姍之。程志奪，聘湖東王氏。狐聞之怒，就女乳之。委于程曰：此汝家賠錢貨，生之殺之俱由我。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？出門逕去。青梅長而慧，貌韶秀，酷肖其母。既而程病卒，王再醮去。青梅寄食于堂叔，蕩無行，欲鬻以自肥。適有王進士者，方候銓于家，聞其慧，購以重金，使

從女阿喜服役。喜年十四。容華絕代。見梅忻悅。與同寢處。梅亦善候伺。能以目聽。以省語。由是一家俱怜愛之。邑有張生。字介受。家屢貧。無恒產。稅居王第。性純孝。制行不苟。又篤于學。青梅偶至其家。見生據石啗糠粥。入室與生母絮語。見案上具豚蹄羹。時翁卧病。生入抱父而私便。洩污衣。翁覺之而自恨。生掩其跡。急出自濯。恐翁知。梅以此大異之。歸述所見。謂女曰。吾家客非常人也。娘子不欲得良匹。則已。欲得良匹。張生具人也。女恐父厭其貧。梅曰。不然。是在娘子。如以為可。妾潛告使求伐焉。夫人必呂商之。但應之曰諾也。則諧矣。女恐終貧為天下笑。梅曰。妾自謂能相天下士。必無謬悞。明日往告張媼。大驚。謂其言

嵒湖鑄雪齋

不祥。梅曰：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。妾故窺其意以為言。永人往我兩人袒焉。計合允遂。縱其否也。于公子何辱乎。媼曰：諾。乃托候氏賣花者往。夫人聞之而笑。以告王。亦大笑。喚女至。述候氏意。女未及答。青梅亟贊其賢。決其必貴。夫人又問曰：此汝百年事。如能啜糠覈也。即為汝允之。女俛首久之。頽辭而答曰：貧富命也。倘命之厚。則貧無幾時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。或命之薄。彼錦繡王孫。其無立錫者。豈少哉。是在父母。初王之商女也。將以博笑。及聞女言。心不樂。曰：汝欲適張氏耶。女不答。再問。再不答。怒曰：賤骨子。不長進。欲携篋作乞人婦。寧不羞死。女漲紅氣。結含涕引去。媒亦遂奔。青梅見不諧。欲自謀。過數日。有詣生。

生方讀。驚問所來。詞涉吞吐。生正色却之。梅泣曰。妾良家子。非淫奔者。徒以君賢。故願自託。生曰。卿愛我。謂我賢也。昏夜之行。自好者。不為。而謂賢者為之乎。夫始亂之而終成之。君子猶曰。不可。況不能成。彼此何以自處。梅曰。萬一能成。肯賜援。抬否。生曰。得人如卿。又何求。但有不可如何者。三故不敢輕諾耳。曰。若何。曰。不能自主。則不可如何。即能自主。我父母不樂。則不可如何。即樂之。而卿之身。直必重。我貧不能措。則尤不可如何。卿速退。瓜李之嫌。可畏也。梅臨去。又囑曰。倘君有意。乞共圖之。生諾。梅歸。女詰所往。遂跪而自投。女怒其淫奔。將施朴責。梅泣曰。無他。因以實告。女嘆曰。不苟合禮也。必告父母孝也。不輕然諾信也。

靖湖鑄雪齋

有此三德。天必祐之。其無患貧也已。既而曰。子將若何。曰。嫁之。女笑曰。痴婢能自主乎。曰。不濟。則以死繼之。女曰。我必如所願。梅稽首而拜之。又數日。謂女曰。曩而言之戲乎。抑果欲慈悲耶。果爾。尚有微情。並祈垂憐焉。女問之。答曰。張田生不能致聘。婢又無力。可以自贖。必取盈焉。嫁我。猶不嫁也。女沉吟曰。是非我之能為力矣。我曰。嫁且恐不得當。而曰必無取直焉。是大人所必不允。亦余所不敢言也。梅聞泣下。但求憐拯。女思良久曰。無已。我私蓄數金。當傾囊相助。梅拜謝。因潛告張。母大喜。多方乞貸。共得如干數。藏待好音。會王授曲沃宰。喜乘間告母。曰。青梅年已長。今將莅任。不如遣之。夫人固以青梅太黠。恐導女不義。每

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。聞女言甚喜。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
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。然鬻勝高門價當倍
于曩昔。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。賣為妾良不忍。王乃傳與張
氏。仍以原金署券。以青梅嬪于生。入門孝翁姑。曲折承順。尤過
于生。而搯作更勤。厭糠粃不為苦。由是家中無不愛重青梅。
又以刺繡作業。售且速。賈人候門以購。惟恐弗得。資稍
可御窮。且勸勿以內顧俟讀。經紀皆自任之。因主人之任。往別
阿喜。見之泣曰子得所矣。我固不如梅。曰是何人之賜而敢
忘之。然以為不如婢子。是促婢子壽。遂泣相別。王如晉半載。夫
人卒。停柩寺中。又二年。王坐行賕免。罰贖萬計。漸貧不能自給。

暗湖鑄雪齋

從者逃散。是時疫大作。王染疾卒。惟一媼從女。未几媼亦卒。女伶行益苦。有鄰媼勸之嫁。女曰。能為我葬。復親者從之。媼憐之。贈以斗米。而去半月復來曰。我為娘子極力事難合也。貧者不能為葬。富者又嫌子為凌夷嗣。奈何。尚有一策。但恐不能從也。女曰。若何。曰。此間有李郎。欲覓側室。倘見姿容。即遣厚葬。女大哭曰。我播紳裔而為人妾耶。媼無言遂去。日僅一餐。延息待賈。居半年。益不可支。一日媼至。女泣告曰。困頓如此。每欲自盡。猶戀。而苟活者。徒以有兩柩在。已將轉溝壑。誰收親骨者。故思不如依汝言也。媼即導李來。微窺女大悅。即出金營葬。復攜具舉。已乃載女去。入叅冢室。冢室故悍妬。李初未敢言妾。

但托買婢。及見女暴怒。杖逐而出。不听入門。女披髮零涕。進退無所。有老尼過。邀與同居。喜從之。至庵中。拜求祝髮。尼不可。曰。我視娘子。非久卧風塵者。庵中陶器脫粟。粗可自支。姑寄此以待之。時至子自居。無何。市中無賴。窺女美。每打門。將語為戲。尼不能止。女號泣。欲自盡。尼往求吏部某公。揭示嚴禁。愚少始稍歛迹。後有夜穴寺壁者。尼驚呼始去。因復告吏部。捉得首惡者。送即官責。始漸安。又年餘。有貴公子過。見女驚絕。強尼通殷勤。又以厚賂啗尼。婉語之曰。渠簪纓膏。不甘媵御公子。且歸遲。當有以報命。既去。女欲乳藥死。夜夢父來疾首曰。我不從女志。致汝至此。悔之已晚。但緩須臾勿死。夙願尚

靖湖鑄雪齋

可復酬。女異之。天明盥已。尼望之而驚曰。睹子面濁氣盡消。橫逆不足憂也。福且至。勿忘老身語。未既聞扣戶聲。女失色。意必貴家奴。尼啟扉果然。驟問所謀。尼笑語承迎。但請緩以三日。奴述主言。事若無成。俾尼自復命。尼唯々敬應謝令去。女大悲。又欲自盡。尼止之。女憲三日復來。無詞可應。尼曰。有老身存。斬殺自當之。次日方晡。暴雨翻盆。忽聞數人趨戶大譁。女意變作驚怯。不知所為。尼冒雨啟閤。見有肩輿停駐。女奴數輩捧一丽人出。僕從煊赫。尉蓋甚都。猶問之云。是司李內眷。暫避風雨。導入殿中。移榻肅坐。家人嬾群奔禪房。各尋休憩。入室見女。艷之。走告夫人。無何雨息。夫人起請窺禪室。尼引入。睹女艷絕。凝眸

不睜。女亦頷盼良久。夫人非他。蓋青梅也。各失聲哭。因道行踪。蓋張翁病故。生起復後。連捷授司李。生先奉母之任。後移諸眷口。女嘆曰。今日相看。何啻霄壤。梅笑曰。幸娘子挫折無偶。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。倘非阻雨。何以有此邂逅。此中具有鬼神。非人办也。乃取珠冠錦衣。催女易妝。女俛首徘徊。尼從中贊歡。女憲同居。其名不順。梅曰。昔日自有定分。婢子敢忘大德。試思張郎豈負義者。強妝之別。尼而去。抵任。母子皆喜。女拜曰。今無顏見母。笑慰之。因謀涓吉合卺。女曰。庵中但有一絲生路。亦不肯從。夫人至此。倘念舊好。得受一廬。可容蒲團足矣。梅笑而不言。及期。抱艷妝來。女左右不知所可。俄聞樂鼓大作。女亦無以

嵒湖鑄雪齋

自主梅率婢媼強衣之。挽扶而出。見生朝服而拜。遂不覺盈。而自拜也。梅曳入洞房曰。靈此位以待君。必矣。又顧生曰。今夜得報恩。可好為之。返身欲去。女投其裾。梅笑曰。勿留我。此不能相代也。解指脫去。青梅事女謹。莫敢當。而女終慙。沮不自安。于是母命相呼以夫人。梅終執婢妾禮。罔敢懈。三年。張行取入都。過庵。以五百金為尼壽。尼不受。強之乃受。二百金。起大士祠。建王夫人碑。後張仕至侍郎。程夫人舉二子一女。王夫人四子一女。張工書。陳情。俱封夫人。

異史氏曰。天生佳麗。固將以報名賢。而世俗之王公。乃留以贈執棒。此造物所必爭也。而離奇。致作合者。無限經營。

化工亦良苦矣。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拍塵埃。誓嫁之志。期以必死。曾儼然而對。豪也者。願棄德行而求豪。忍何智出婢子下哉。